

昭代明良錄卷之十六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綉梓

直節名臣

童時明曰直道自古難容惟不容然後見直甚非甚盛世所宜有也而要之君仁則臣直又豈甚盛世之所可少者哉是故列諫垣而不阿不隨直節見於批鱗居寮案而敢作敢為直節見於砥柱即或身雖不保而當宁動聽奸諛寒膽補益世道匪

淺鮮已柰何其可獨遺耶。明興二百餘年間當不諱之朝而英英自見摧鋒折銳捐軀不恤者寧顧無其人乎。余謹采次其實著爲傳或因以概見取節云耳。嗚呼明君容直烈士成名二者事悖而道同爲士者固無樂乎以名自見而君亦毋徒成直士之名哉。

葉廣文傳

附周監生

葉廣文名居昇字伯臣浙江寧海人也。幼負大志居嘗慷慨自許元末隱居不仕。太祖登極以人才薦召至京授山西平遙儒學訓導造士有方。洪武九年

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居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于吾心久矣。縱不求言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䟽馳奏其畧曰。臣竊觀當今之事。大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併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

者臣敢抗於君矣。惟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艸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擁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士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中，十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治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

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與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

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子弟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至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太過者與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

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衛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用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

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憐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民肌膚。淪民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至亡滅。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術。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萬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

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與。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

明仁曰長金 卷之六 五
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戕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爲尋常之役。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職名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長。泊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輜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

不顧恤。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爲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嘗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庶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畧其所短。則中庸之材。爭以

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求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知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庸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懼。動遵禮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刺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刺聚斂者。則罷黜之。如此則人

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豈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耳。今國家旣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振。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

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大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皆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

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訟獄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末節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

耻掃地盡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大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胥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大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縣生員。考于禮部。升于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大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于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

委之長沙。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大半罹于罪過。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疏入。上怒。其疎間骨肉。詔逮赴刑。曹問狀。居昇。復條荅封建。規制不宜過侈。上怒未解。逮繫獄。亡何病歿。獄中又有周敬心者。山東人。監生。當洪武季年。朝廷訪求通曉曆數者。爵通侯。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

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荒。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聖上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于漢高。而寬仁不及。明察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効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懇。法三代之稅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詞。皆謂耻不得傳國寶。欲



原件短缺

P11

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名曰御璽。自是歷代傳爲奇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然則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言後。莫知其所終。

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後莫知其所終。童時明曰。賈太傅當漢文盛世。而爲痛哭太息。乃今讀其策。未有不沾沾嚮慕也。者豈徒以其文誠有適於治安云爾。葉博士生逢創世銳理之君。而毛舉疵類。懇切極言。倘亦有治安之意乎。其所謂易見而患小者。不具論。論其所策。分封蓋若燭照計數。而龜卜甫一傳。而眉睫立見不爽。絲髮柰何。葑菲之不采也。悲夫。雖然。國有遺恨。言無遺策。身雖縲紲。而諤諤英風。津津石畫。足度越一世。若周

上舍無官守言責而極言如此名俱並洛陽不朽矣

朱給事傳

朱吉字季寧姑蘇人初張士誠據吳士爭往求仕吉獨避地崑山洪武初以學行薦召對稱旨授戶科給事中吳中糧長以稽違勘合皆坐歿籍沒其家吉疏言勘合雖違而稅糧已足乞減歿上從之亡何值胡黨購罪窮治株累良善吉上疏極言其寃濫忤旨逮繫詔獄尋得出改調中書舍人外遷浙江按察司僉事以伉直繫獄卒又有劉僉憲

劉僉憲傳

浙江按察司僉事劉季道名宜正以字行吉安之永豐人也居家孝友有至行元季天下繹騷其友梁姓者爲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嘗與姻戚居逆旅忽得疾親爲調藥餌及歿抱之哭解衣塋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洪武初以明經薦辟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惻誠當是時御史大夫陳寧以剌深倚寵爲奸縉紳士大夫蠅集其門季道論劾首發其奸狀然寧根據已深迄不能動季道每側目視之不爲少屈寧懷憾切骨中

傷無由季道嘗隨駕中都 帝命賦詩有治定不教
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闕之句 帝覽之以爲安不
忘危賜白金貳拾兩綵段二端未幾拜僉事按察浙
江决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者平反尤多
民以無冤咸嗟服之竟爲陳寧所啣傳致其死時洪
武六年也陳寧後以犯法伏誅

童時明日朱給事以諫濫刑劉起居以忤深刻皆
以直氣培國脉者也而卒以刑歿悲夫乃劉公始
不負友中不負君終爲人所負胡文穆有言奸也
鬼蜮公也列星盡之矣

錢尚書傳

刑部尚書錢唐字惟明象山人長身玉立才氣卓越
博通經史與人交不苟合 高皇帝混一華夷起而
敷陳王道裁正禮樂授刑部尚書召講堯舜典及大
禹謨陞立而對或糾唐草野之人不知君臣禮唐正
色曰以古帝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 上然
之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亥
始賜飯卽命禁中撤其圖 上一日出令孔子釋奠
止行於曲阜京師天下不必同祀唐上疏諫曰孔子
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王天下祀孔子如

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令遂止洪武二十三年
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讐
之說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
諫者罪以不敬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視自
隨袒胸當箭曰臣得爲孟軻歿歿有餘榮矣上見
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尋以
耳聾乞歸不允明年以諫事戇直謫壽州判官卒當
太祖令止孔子釋奠也又有程徐字仲能歿縣人
位吏部侍郎亦上疏極言其畧曰自古帝王之治天
下教養二者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

王侍御傳

監察御史王朴初名權陝西人也性伉直洪武中以
人才薦召奏對稱旨特授御史言事無所避忌上
信愛之日侍便殿上時有所論說朴輒面爲可否
廷爭曲直刺刺不少置同列請讓之朴曰國家置輔
弼之臣寧令從史耶且不曰天子有諍臣乎而欲猥
爲面從朴非所知也久之上亦頗嫌其戇一日退
御左順門論時政朴爭之強上面發赤命武士曳
出斬之反接至市邊命持赦赦還反接見上曰汝
能改乎當宥汝不則不汝赦朴朗聲應曰陛下以臣

取代明良金卷十一
三四
三十七
爲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若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得與龍逢比于遊地下足矣 上復命反接至市行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杜乃從容賦詩而就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云何行刑者以詩對 上怒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矧詩耶遂坐死蓋 上憐其死欲折其氣寔無意殺之也童時明曰蓋言昭過處彼已且不可矧事君耶王公昧將順之義矣雖然長孺非乎屢批逆鱗而甘死靡悔果且易能哉

周憲使傳

浙江按察使周新廣東南海人也永樂初由鄉舉薦爲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憚之目爲冷面寒鐵公巡按福建建言開讀詔書武戚悉從布政府縣衙門行禮著爲令又按北直隸奏請吏民犯流徒者就發種田具有聲望擢按察使治浙江浙江按察司故有寃民非其罪淹繫經年聞邸報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恙矣及至果洗其寃出之一時遂稱神明在浙異政日著一日視廳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舞翩翩不下新恠問之左右言此葉出城外一古寺近處云

有也新曰此必寺僧行劫殺人埋其下耳亟遣吏卒發之得婦人屍以鞫僧僧卽欵服抵罪先是方赴浙時道上群蠅迎馬首而聚頃之群去使人尾之得一暴屍身上剩衣尚有一小木印在及蒞任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卽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給布商家人而抵賊以法杭有一巨商遠來未抵家數里而日暮恐孤行重負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而罄身歸妻恠其囊空具告以故明晨往取之無矣訴於新新曰此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去遂併治其姦嘗徵服巡屬

縣觸縣令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縣令竟以罪黜由是郡邑吏亡問長貳莫不聞風股慄有贓汚者往往解印綬去當是時周蕪憲之名滿天下僚友素骯髒者咸自以爲不及下之矣居亡何錦衣指揮紀綱差千戶往浙緝事綱方有寵於上千戶狐假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逃入京訴於綱綱奏新專擅詔遣官校逮至京陛見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紀官也此而不觸奸何用豸爲臣今奉法捕惡柰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寃而惜之

時永樂十年也後四年紀綱犯法伏誅

童時明曰周公政蹟甚顯著于浙浙人相傳公歿而神不泯遂爲浙之城隍神往往有徵應傳有之聰明正直之謂神或亦其理然乎生理本直身歿而神王矣

竇御史傳

監察御史竇承芳江都人永樂初以太學生用積分拜監察御史直言觸忌下錦衣衛獄年餘遇赦復官未幾以言事忤直謫龍江右衛吏卽日就吏列捧案牘尋召見復其官屢擢益勁不少脂韋又謫工部供

役使役滿勅還職轉浙江按察僉事不阿時好移病歸行李蕭然一僕負之而已又有陳敬宗

陳敬宗者貴池人進士任刑科給事中性伉直敢言永樂朝論時政剴切激烈謫斬縣丞三年復官終以直諫歿於獄又有徐鎔

徐鎔者鎮江金壇人永樂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舉朝憚之有詔營建北京上疏極論恐勞民傷財觸怒逮繫詔獄竟歿獄中又有李芳

李芳者穎上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立朝凜然執法不撓嘗陳前代理亂朝政

得失育賢取士選將練兵足國裕民數事言言切中
上嘉納之又疏論時事忤權倖遂爲所阨謫海鹽
丞棄官家居不復出又有李默

李默者定遠人少孤自知學問舉鄉薦永樂中任教
諭陞漢府長史王有異志默苦諫章凡十上王怒收
于獄禁錮之宣德初漢王擒釋還鄉里

童時明日長陵不世出之主也臺省直言之臣
往往獲罪豈直道難容在盛世猶然乎抑亦齷直
觸忤不得諫君之法也終不失其爲直矣乃李長
史事亂王而卒以直諫免寧遜漢王吉哉

陳府尹傳

順天府尹陳諤廣東番禺人也永樂朝舉於鄉初拜
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有爲彈劾不避權貴嘗奏事
御前聲響甚大聽者竦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復
如前乃曰是天生者非慢我也自是每見呼爲大聲
秀才云頃之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爲坎塹之諤
性稍恢諧臨塹時嘆息謂人曰吾今日乃爲大塹所
苦人問其故則詈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塹人當
以甕令速死耳塹者聞之以爲寔然遂如其法乃得
屈伸不死數日啟視之猶生釋放還鄉尋陞吏科都

給事中亡何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使修葺象房同
事者先畢降謫去謫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值駕
至問治屋者誰謬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謬戇且怜
其貧命復官尋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又署
刑部工部具有聲永樂十六年陞順天府尹政尚嚴
明有漢趙張治京兆風良久竟坐事出按察湖廣復
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

童時明曰傳稱東方曼倩好恢諧然卒以直諫顯
陳公豈其流匹耶火燬之諧身賴之保而治屋之
役又以戇受知夫真恢諧者哉

陳御史傳

監察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也永樂朝進士由庶吉
士歷河南右叅議以言事忤旨謫佃武當山躬自耕
作勞役者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上
疏勸經筵增講大學衍義當是時章皇帝銳意文
學嚮用經術見其疏怒曰蠻啞朕不讀書大學且不
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併其家屬悉下錦
衣獄禁錮者五年正統初釋復官先是父母以老疾
皆歿於獄藁葬未成服疏乞歸斂終制服闋補御史
巡按湖廣居數月上疏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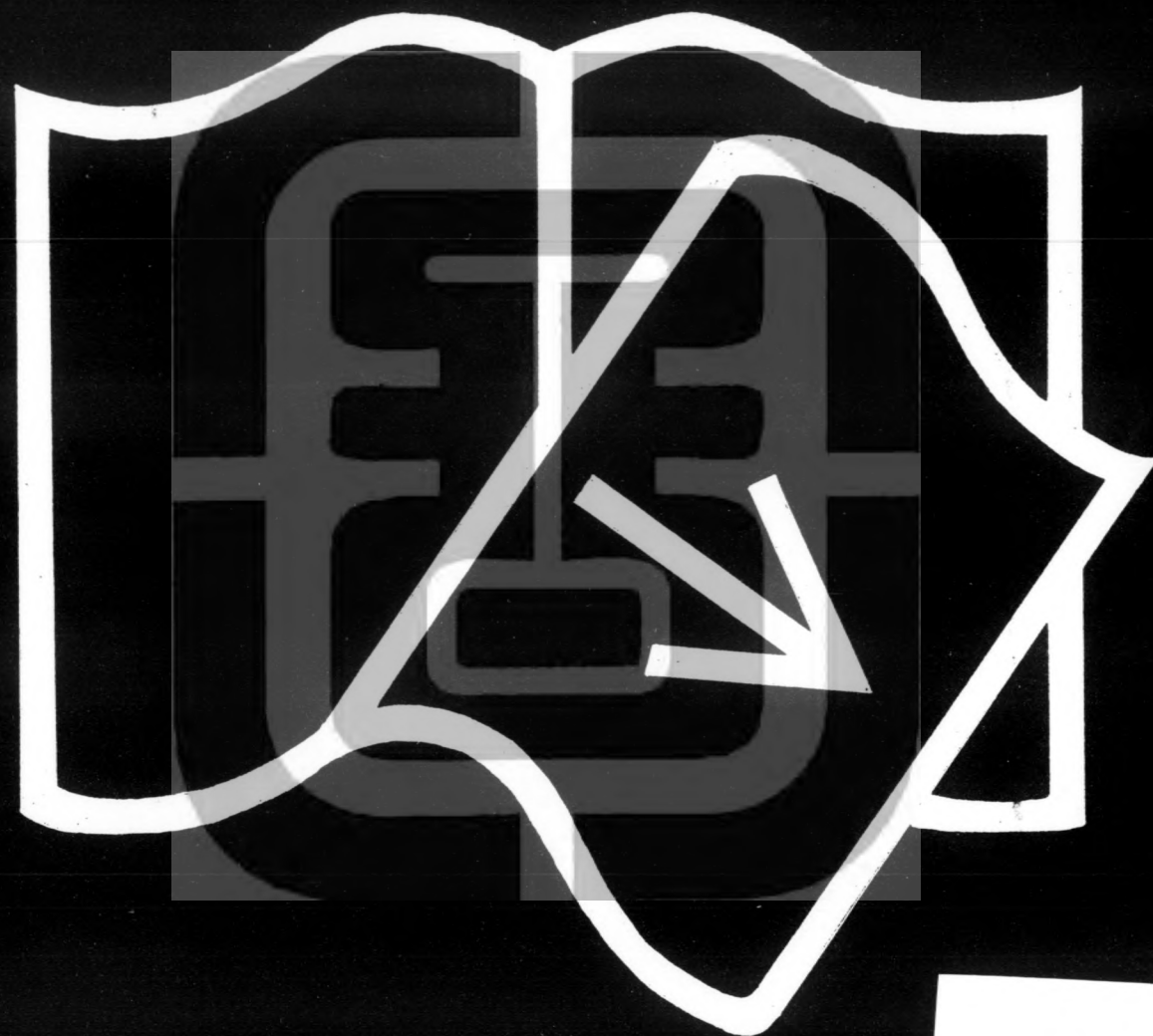
為離間親親詔逮下獄論死未幾遼王事覺露上
吏賢祚能蚤見宥出獄改巡按應天尋陞福建按察
司僉事致仕歸卒于家大用未究君子惜之

吳寬曰陳公風神峻整音吐剛毅身雖危而氣彌
厲忠誠激發蓋得之天性云

童時明曰夫人之度越豈甚相遠哉驟而諫者激
也始一諫而罹於禍者適也既而談斥鮮不心悸
矣乃陳公苦心勁節至再至四屢傷於虎未聞色
變豈所謂金更百鍊無改色者耶時益以比諸劉
元城鐵漢名不虛耳

劉侍講傳

翰林院侍講劉球字求樂又字廷振安福人也永樂
十九年進士初授主事薦侍經筵改侍講每撰進講
章非堯舜三王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霸內夏外夷
尤深致意得講臣體正統初年内官王振挾權用事
欲邀功邊徼發兵征討麓川轉餉半天下球上章切
諫謂帝王制御夷虜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
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
部深謀入寇而麓川依阻山谷為患幾何議者乃釋
豺狼攻犬豕非計之得也臣愚以麓川僻陋滅之不



原件短缺

P21

武釋之非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修城堡。選將練兵。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疏入不報。振陰脚之旣。而雷震奉天殿。吻鳴詔求直言。球上疏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

考察徒文具耳。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官。爲害尤酷。誠宜選揀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其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惟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

不能無枉。臣切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日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營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入口寬。逋負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

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寔惠。以致困窮流徙者日益衆。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卽與勘寔。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蔣貴總兵。以從事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

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兩麓川也。設有踈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躬錄死囚。多憫之。而減令克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

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自可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闕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益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

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
 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聖明裁之。奏上付司禮監
 振方覽疏。適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振門
 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擲不為禮。憾球殊甚。乃從
 旁激振曰。疏中攬權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業已
 憾球。欲得而甘心。馬遂大怒曰。吾必殺之。疏留中不
 下。未幾宮中齋醮。以道士為太常官。球又疏謂太常
 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報。居亡何。翰林編修
 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喜得間。因誣球與璘同
 謀。故先以言為璘地。併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馬順以

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
 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
 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
 不仆。順舉足踢倒。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璘
 從旁匿。球血裙後。數日密送球家人。家人始知球死。乃
 以血裙為襯。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為鄉鄰。
 一日來別九疇。扶伏言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告
 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
 得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
 吾始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因慟哭而去。未幾果死。

馬順子發狂疾代球數順罪流血死董璘亦竟死獄
中後正統己巳之變果以也先入寇王振挾上親征
死馬順被朝臣捶死球二子長鈇次鈇皆好學通春
秋痛父死於非命家居養母絕意仕進景泰中 景
皇帝追贈球翰林學士謚忠愍時刑部侍郎楊寧巡
撫江西召見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
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鈇卽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鈇
俱成進士鈇仕至叅政鈇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
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也先是球之死縉紳士大
夫緘口莫敢言徒見之詩歌周叙哀詞曰瞻雲山兮

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鴟梟夜啼
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無蹊
天茫茫兮至道暎名昭昭今日月齊嗚呼歎歎兮懷
哉兩溪瞻雲山兮蘇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
晝闕兮虎衛阨塞蛇虺縱橫兮夔龍斂迹欲訴帝之
無由兮道邐迥而屏息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
氣填臆懷哉兩溪兮寃誰與白瞻雲山兮湘水幽緬
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兮我何尤抒忠滅
身兮異世同歎哀莫哀哉沈清溪慘莫慘兮魂野死
生一視兮如彼浮鷗千秋萬古兮屈劉匹休兩溪球

別號也此詞尤爲人人所傳誦又其邑人成器設球
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至今名其地爲濟忠
臺

童時明曰劉公之獲譴也以欲抑邊功始也使王
賊能悟而從之則國家不至有北轅之釁而身亦
可保首領君子之言用寧詎非小人之福哉而奈
何其不省也嗚呼易言滅貞而曰剝廬戒深矣

劉太守傳

南雄府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
庶吉士在館多伉儷不能媿阿改金華府同知之在

不以妻累隨廉潔有聲表先賢崇節義如顏孝子呂
東萊祠墓亟修葺之當是時所屬八邑官吏士民知
有劉同知號稱青天而不知有主府事者秩滿擢順
天治中景泰中與修元史筆削自任見他人書不合
已意輒大吟聲徹陛閣間聞者驚愕出知南雄府南
雄當嶺南要衝多商稅前守類以贏餘餽過客獵聲
譽實至存稅什一贍郡學餘悉蠲免不肯私入一錢
商旅歌舞於道未數月中貴至南雄意得重賂及至
一無所有恚甚苛辱實實亦抗拒不少屈中貴去至
韶韶守事之甚謹而韶人復爲言南雄百姓賢劉太

守而憾中貴中貴憤且懼急馳奏實抗勅使不敬逮
下獄實疏言爲國愛民不忍勞費以是忤天使 上
不復窮治竟卒於獄

童時明日消人威出狐假每能凌轢公族而公族
多俯首喪氣劉南雄以外臣敢與之抗真有英雄
之氣者哉嗚呼朝廷設官本以爲民而使郡守因
民罹禍彼消人果何補于國而令有事權也 高
皇帝之識蚤矣

廖鍾章列傳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公莊監察御史鍾公同禮部郎

中章公綸皆景泰中建言請朝 上皇復皇嗣也者
事體同故併爲傳

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
中正統初劾西楊不職景泰間歷官南京大理寺少
卿應詔陳言其畧曰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
撫有方夏登極之初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
復虜讐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徽九
典之心也仰賴祖宗社稷神靈迎歸 上皇於南宮
未知萬幾之暇常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
情否也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

以爲上皇諸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心矣。近年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以爲憂。竊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憶莊往年有疏。大類兩人。遂併逮杖午門前。幸不歿。貶定羗驛丞。上皇復位。召赴京會外艱。特予祭葬。異數也。服闋。改大理卿。請老。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軍公論曰。景泰二年進士。拜監察御史。

同字世京。吉水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拜監察御史。方景帝之易儲也。同每獨坐深思。躊躇不安。時時泣數行下。已而懷憲太子不祿。同入朝待漏。與章綸論儲位事。兩人相對流涕不已。遂以九月上疏。請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沂王者上皇太子也。併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復收下獄。時景泰五年也。明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歿獄中。時年三十二歲。骸掩園丘。莫敢收葬。上皇復辟。謂廷臣曰。鍾同忠誠義氣。可貫金石。其予贈廕。乃贈大理寺左寺丞。官其子啓。文林郎。啓上疏。請同遺骸出園。

土中歸葬洗滌積血面色如生成化未追謚恭愍
綸字大綸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歷
郎中景泰初上太平十四策反覆數千言北虜也先
求和綸言覲許和好力圖修攘又言災變非常宜下
詔求言時新建興隆寺擇日臨幸綸言佛者夷狄之
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皇之地書之史官
傳之萬世寔累聖德

上覽疏即日罷行懷憲太子
卒人心危疑鍾同諷禮部請立沂王東宮大臣縮首
咋舌曰作死綸卽慷慨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畏
天戒任燮理養聖躬節倖御務儉約勤論政惇孝義

慎賞賞重名爵革鎮守擇重臣辨異端却貢獻汰冗
官其大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
宮不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又以
天位授陛下稱上皇至尊也朔望歲時宜率百官朝
見復汪氏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東宮以正國
本言甚懇至 上見疏大怒逮下詔獄炮烙煨煉迫
引大臣主使及通南宮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同先
嘗上言併逮杖欲殺此兩人會黃霧四塞乃止遂併
莊縛杖禁獄莊以事在先又南官得降謫去同死綸
坐繫進士楊集觀政兵部上于謙書曰姦人黃竑進

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脫歿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與鍾同俱歿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越二年上皇復位卽日出之獄中拜禮部右侍郎適山東饑奏減田租十之五綸有足疾石亨招飲不往短於上改南吏部成化初議大婚禮疏稱諒陰新婚情禮自別宜緩行又條救荒四事四年勅會南臺考察奏罷不職官九十六員十二年致仕家居八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

童時明日正統之季

景皇安攘之功卓矣所不

韙者易儲一事羣臣類皆緘默隱忍而三公獨毅然言之厥後景皇拒絕讒間全護兩宮英廟卒踐天祚者三公有力焉三公受杖雖同而生歿各別其趨一也

又按景泰朝天城衛令史賈斌撰忠義集以獻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奄寺皆致敗亡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閣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

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敢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部議阻格不行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後莫究所終昔太祖時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乃賈斌之指與馮堅同乃爲當事所沮豈其畏避宦官以爲固祿地乎斌何人斯彼何能明目張膽不畏權倖若此是其敢言之氣不特一節之士已也故附錄於此

練御史傳

監察御史練綱字從道長洲人也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卒業太學歷事都察院英宗已巳之變綱奮激慷慨上中興要務八條一謹天變二急先務三正軍法四布恩澤五廣言路六屏奸邪七公薦舉八察羣吏援古証今言多剴切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由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耳景皇帝嘉納之旣而虜薄都城京師戒嚴綱復抗疏勤王其略有曰虜勢猖獗非直要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富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

侯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創爲和議。緩于武備。且欲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奸臣。宜卽加誅。以爲衆戒。景帝愈奇其才。卽日命授監察御史。視事數日。卽具疏上言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悉見采納。施行。明年巡視兩淮鹽課。疏商路禁私販。革夙弊十餘條。一時權要中鹽竊利者。歛迹。兼察官吏賢否。仕路肅清。事竣還朝。兩淮商民不忍其去。攀緣泣送者千餘人。復命召見。適吏部缺正堂。上命舉可稱任家宰者。綱言王翽嚴公峭直。年富履操端方。薛瑄持正不回。此三臣者。擇而用之。庶

能品藻人才。上以爲然。三臣皆傑然名流。具載本傳中。綱在道。率直敢言。無所避忌。名震一時。京師稱眞御史。先是四方召募民壯。聚之敢勇營。歲久。逋逃者衆。當道請治其罪。編入戎伍。綱抗疏言。初募之時。許以事定寧家。不意稽留日久。饑寒切身。其有逋逃勢所必至。宜悉放歸田里。以全恩信。詔允其言。居頃之。巡按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多忌之者。遂落職。邠州判官再遷甘州衛經歷。適遭父喪。憂去。遂杜門懸車。不復出家。構小菴中。塑

范文正文忠烈二賢像人問之曰使吾遇其時當學
范公否則爲文公歿耳今皆不可得是以敬而奉之
耳卒老於家

童時明日多難之秋卽當事任者猶思避去自以
爲見幾而練公身無官守輒不難建白以當其衝
斯已竒矣及其居官凜然風裁豈非大有豎立者
哉而奈之何不獲盡用也甚矣忌者之可畏也

又按練侍御之祖則成洪武初以文學應聘授左
春坊司直郎充東宮經筵講官嘗劾大臣不法事
賜錦衣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則成幼以氣節自負

與衆少合及居言路務盡其職僚輩忌之出爲廣
西推官爲其下所中毒卒此其剛腸烈性固自家
學相傳也耶

張給事傳

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字靖之海鹽人也景泰五年進
士授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章疏日上皆朝廷軍國
重事 景帝知其名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內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揭考官劉儼幾被
中傷得罪特旨欽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許會試寧
疏言陳循王文職居輔弼重任經綸所當正已爲人

而乃以子之故紛章迭奏。煩瀆聖明。祇爲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體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楊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峻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豈有身爲大臣。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即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

且今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不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王文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臣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倖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矣。乞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發回原籍。不報天順初進都給事中數

裁抑曹石事見信於上獨被眷注常召燕見論事
上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朝鮮毛隣讐中國內降
勅寧往取便進止寧竟至朝鮮致命歸正大國體
英廟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間稱諫
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卒不往
成化初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皆
名臣有傳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者寧
謂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學被之天下
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
也識者以爲名言 皇太后誕日建設齋醮禮部會

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寧抗疏言臣聞釋道之
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寢盛然三代君王壽考
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視昔
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人之大倫自
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爲此五者而爲之經理
防範耳五者順序百慶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
爲而終於無爲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爲而強於無
爲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
教盡行則婚姻旣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
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

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爲治化之外一術耳。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爲之崇奉也。皇上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卽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僧道。教化不便。爲辭。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

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乃於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寔爲此深惜。竊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然願天心之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

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詞而闢之。論而列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旣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寔意不存。尚沿故習。

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勅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擅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昧死言。疏上不報。亡何南科言官王徽等劾李南陽不職。遭譴。寧會六科。

申救賢滋不悅兵部尚書王竑薦寧堪任都御史賢
乃假歷練之說陞寧汀州府知府至汀先教化後刑
罰盡除厲民弊政勵學官師弟子造祭器表節義恤
孤獨禁游惰郡事一新諸上官忌其才輒推抑之致
仕歸家居三十年卒

童時明日余讀張黃門禁止齋醮之疏而重有慨
於佛老也其破佛老之針砭乎直可與昌黎氏佛
骨表相後先而世之崇尚浮屠道德者宜猛然省
悟矣嗚呼人類滅絕幾無世界惡乎爲沙門惡乎
爲黃冠奈之何人羣之不察而信之也

又按成化五年正一真人張元吉專恣不法法司
擬極刑論死刑部尚書陸瑜奏謂張氏遠祖道陵
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
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
真靖先生等號胡元入主中國遂至封爵三品我
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
致成仇隙今元吉所犯律當處死且其先世無功
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至教仍籍其
族而徭役之母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
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自後敢有妄稱天

師印行符錄者重罪不宥此論闢道教與張黃門
疏互相發故附錄於此蓋止齋醮禁符錄固息邪
崇正之第一義也

李湯列傳

李文祥者麻城人湯鶴者壽州人也成化末年進士
鶴任監察御史慷慨敢言文祥觀政吏部慕鶴名獨
與往來鶴亦傾心嚮往遂爲莫逆交內閣萬安孫弘
璧與文祥同年安雅重文祥才望欲引附已使弘璧
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
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啣之文祥素負剛直

見浮沉世事者卽斥且罵畧不少貸適

孝宗登極

首開言路文祥卽上新政疏大畧謂陛下中興請一
切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庶天命可回國家再造
語過切直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
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
部除文祥縣丞補咸寧鶴以印馬詣內閣萬安劉吉
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
官增之耳鶴卽以其語劾論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
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入傳旨謂疏已
畱中鶴大言疏如不下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

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文祥亦以王恕奏召
還改授兵部主事鴈與文祥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
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太平指日可冀矣意氣甚揚
揚而吉殊恨之切骨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
擢令伺鴈會壽州知州劉槩與鴈書謂夢牛陷澤中
鴈引之而上是國勢瀕危賴鴈復安之象也璋以此
劾之謂其妖言遂逮槩及鴈下獄時言官畏內閣威
權無一人敢爲申白惟王恕上疏論救劉吉票旨竟
發充軍有媒槩文祥及鄒智以希內閣意者遂併逮
成獄智另有傳文祥降貴州興隆衛經歷未幾進表

南還洄寒至商城河溺歿時年三十人皆惜之鴈降
知州劉槩戍甘肅當是時中書舍人吉人亦以言事
下獄貶黜又有夏評事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鍤字樹德天台人成化丁未進
士父墳都御史巡撫鄖陽鍤旣登甲雅不欲就選疏
乞放歸弘治辛亥始起赴闕值李孜省亂政乞恩願
就近府教授冢宰王恕惜其才不與畱任京師候選
會鄒智等建言獲罪鍤抗疏救之畧曰言官無流竄
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
難罪愈重而名愈高人主知此故轉而容之則言者

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福固歸於人主矣。因
併論大臣。聯衡蔽塞言路，國事日非，有不可言者。內
閣劉吉等見疏，大怒，矯詔逮收錦衣獄鞫治，無所得。
禁錮月餘，釋之。遂謝病歸杜門，家居十年。再以強起
值火，獅入寇京師，戒嚴，人人爭獻靖虜計。鑛獨以爲
虜患雖可憂，而上崩瓦解，蕭牆之禍尤有甚者。疏陳
自台及杭，由江渡淮，以至輦下，數千里間，百姓之流
離賦役之繁，苦勢豪之橫，害與夫官司之不恤民瘼，
歷叙其饑寒殍殍之狀，以達聖聽。且欲以宋太祖燈
燕繁華之失爲戒，以真仁宮掖儉約之事爲師。乞移見

在之冗費，以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財，而充妄用。童
入不省，除授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內監，違例受詞
疏奏，奪其權。任事精明，無所回互。然以南優閑已志
不伸，居二年，以母老乞終養，遂不復出。嘉靖初，撫按
交章論薦，詔以遺逸起用。終以老疾力辭，不就。卒年
八十有三。

童時，明曰弘治之治，大都猶宋慶曆間，而石直講
之歌頌當時，遂以爲鬼怪輩壞事。李湯諸君子將
毋類是乎？然而其志則公，其事則正，較之漢唐自
相標榜者，迥乎不可同日語也。培植正氣，寧獨可

少此哉。夏大理其高尚之士，平何事操觚應舉也。讀其奏疏，侃侃正論，志於用世，世不能用而竟賈志耳。其父墳以開府解組，寔評事風之至，沒不乞恩典，甘於窮約，清脩直節，可以廉頑起懦矣。

陸郎中傳

兵部武選司郎中陸容，字文量，崑山人也。弱冠爲縣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之類，莫不通曉。成化五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六年考滿，御史張蕙因私忿，考容有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因奏蕙心術陰險，事下吏部。容竟考稱陞。

職方員外郎。是時汪直用事，屢開邊釁，握兵索賂，舉朝莫有言者。會占城請討安南，直據獻取安南之策，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取之，恐遺禍不細。直意未已，乃傳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容告郎中劉大夏力主。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得寢。尋轉武選郎中，請託不行。又轉職方。時西域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尚書陳鉞議當遣大臣出迎，容草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駟乘，並無用之物，不宜受。如或憫其重

驛而來。加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出迎。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金。求車於諸侯。春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且引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貴異物等語。爲據。力言當却。鉞覽之。不能奪其議。事遂寢。弘治中都指揮王欽。梁宏謀。陞都督。當是時。太監李良典。御廐有寵於上。爲之市貨。乞恩業已。有旨。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品。體勢極重。不宜濫授。無功而李良招權。賈恩。當正典刑。疏凡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亡何。北虜來寇邊。報旁午。徵發容童。奏

日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勢險易。兵力分合。皆切中肯綮。事下九邊。人人驚服。弘治五年。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恤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備。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故事職方。武選有望。例遷京堂。內閣忌容。出爲浙江叅政。頃之。竟以考察去。

童時。明日陸崑山。乃世所稱通才也。然有剛腸焉。欲行其才。而出之以剛。鮮有不三黜者矣。然則將遂委蛇乎。曰。非然也。直已守道。屈伸以之。時絀而道信。貞士乃見耳。

李郎中傳

戶部郎中李夢暘字獻吉慶陽人也徙居大梁弱冠舉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才敏氣雄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嘗監三關招商用嚴法被構下獄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宮府殊法一經宦戚卽阨不問不報弘治十八年應詔上書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

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開言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

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興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嗚呼。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

開陳。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

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復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

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奸，尚有巖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

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闖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

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

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千里。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

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食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南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宮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托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

不伐將折斧柯。燿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

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損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帳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

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

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灰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今事勢。

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

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空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感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

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和氣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

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然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定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

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負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

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夤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

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廢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宜於

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

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羅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

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于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巽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日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

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下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

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夫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壽寧者皇后兄張鶴齡。方有寵於上。疏入鶴齡辨愬。奏中張氏字爲謗。母后詔令夢暘回話。夢暘復列鶴齡不法狀。悉實可案。詔收夢暘下獄。衆爲凜凜。已。僅奪俸三月。尋遷。負外郎中正。德初

韓文率大臣劾劉瑾夢暘爲具疏草當是時劉瑾等號八虎日導上爲非文主戶部不勝忿恨每退朝輒對屬司涕泣不能止夢暘說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許安出夢暘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及此時率諸大臣夾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深以爲然夢暘卽爲之草疏畧曰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睹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

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人爲奸蠱惑君上以行已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俎醢何補於國乞明正典刑以潛消禍亂之萌瑾深銜之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歸已而瑾必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赴京師人意其必死康修撰救之得釋瑾誅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勅許

舉聞重事考校外每有大建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
侵官夢暘訐之各起訟當路素忌其才名落職寧庶
人方蓄異謀思劫制省中藩臬知夢暘不可撼陽下
之及庶人叛有言其黨附者將陷以法大司寇林俊
不可獲免卒於家年五十八所著有詩文集

童時明曰國朝攻古文詞者首推空同子論者謂
其詩似李杜文似韓蘇余觀之果然古潮陽之行
黃州之貶文士類然而空同子屢罹訟獄豈所謂
困窮抑鬱其文始進乎抑文章節義非兩事也

何僉事傳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年十五舉於鄉十九登弘治
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
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悉謝卻弗受逆
瑾用事景明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
能用途謝病歸瑾敗復官李夢暘被誣衆多媒孽莫
肯爲之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辯軋清宮災上
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畱中不
下人寒心景明怡然也錢寧欲爲交驩持古畫求題
謝曰此名畫不可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歿京邸中人
康鵬贈之棺謂可結臺省權也景明日御史生不苟

受奚爲受汚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殮之竟卻其棺
景明守正不爲干謁守中書十年不調久之遷陝西
僉事督學廉鵬身鸞鎮守關中恃勢橫肆諸叅隨遇
二司不下馬景明執之捷於市責數之始人人斂迹
亡何卒於官年僅三十九所著有雍大記書疏騷賦
等篇

王兆雲曰始先生崛起汝南人卽以爲班固崔駰
陸雲王勃之流也夫數子皆幼慧英持才藻雄麗
者故人以之比先生至先生德量風節數子又安
可並論哉世多言脩士少文才人行劣二者蓋更

相笑也乃先生則獨稱全才可不謂振古豪傑士
耶

童時明曰何仲默人稱大復先生與北地李獻吉
爲友說者謂明興詩文足起千載之衰而何李最
爲大家屹然爲一代山斗云乃其憂憤時事抗言
尊顯憂國憐才卽古人莫加也壽雖不永名可垂
世不朽矣

方布政傳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字壽鄉莆田人弘治三年進
士性狷潔筮仕卽以廉介稱正德初劉瑾用事外官

至京見朝畢必造私第拜跪良永以僉事補官或勸其循例謁瑾良永厲聲曰惟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瑾怒及除補河南信陽等處撫民兵備僉事內批此缺不係額設方良永這廝如何營謀補選着致仕去良永謝恩卽日出京然此缺寔 祖宗額設瑾之矯誣若此瑾誅復起原任尋加副使轉叅政所至有聲果陞浙江左布政使禁餽送革羨餘一錢不私邊將朱寧怙寵贖貨發鈔各省直易銀如其數浙江凡易三萬餘兩良永貯鈔於庫州疏馳上大畧謂方今群盜甫息四方瘡痍未起浙江雨雪爲災

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等時也而朱寧乃欲括財民間夫財盡則民心傷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入籍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喪心病狂何乃爲此負恩之舉伏望陛下明正典刑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不然尾大不掉事將有出於尋常不可料者矣疏入寧頗懼委過下人他省易銀已至者悉還之時寧肆惡擅權勢焰燠灼舉朝莫敢言者良永以外臣亟攻之寧憾之入骨使人陰伺中傷思得而甘心焉疑良有私書拘賫奏者

至其家啟篋披之無所得尋復遣校尉來浙偵良所
爲久之無隙可乘乃已大理丞黃華以書賀良永曰
官鈔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束其手拔浙西東數
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甚盛甚盛宇宙間數百年
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入
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聞者
謂爲知言云尋以母老疏乞終養歸杜門自守不問
戶外事寧敗撫按文章疏薦不起詔月給米三石以
養孝廉

童時明日方公一言而奸臣不至充斥民間不至
空虛皆其力也斯亦所謂料虎鬚者已而卒能完
名高致不罹於毒非知幾能然乎

楊監候傳

欽天監監候楊源字本清豐城人也父瑄以進士拜
監察御史天順初印馬圻內劾奏曹石擅權忤旨逮
下獄欲坐以死是日忽大風雷拔木京師震恐於是
得從減謫戍遼東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
瑄不從復戍廣西成化初詔復御史陞浙江按察司
副使轉按察使卒於官源其子也以習天文任欽天
監五官監候正德初逆瑾用事奏言七月中占候火

角及心宿中心動搖天旋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既而復奏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喻甚切瑾怒捏旨廷杖三十居亡何復言今年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邪臣謀犯主上之象陛下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召源面斥之曰若何等官要學做忠臣源厲聲曰官有大小忠君之心一也瑾遂捏旨廷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卒妻度氏斬蘆菹覆屍葬於驛後

童時明曰父以諫顯矣而子非諫職也亦能以諫顯豈其家學然與抑亦天植其性乎何忠直萃于一門也

蔣御史傳

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初任衛輝府推官以治行徵拜南京陝西道御史甫入道卽以言事罰俸半年管龍江上下關商民稱便劾兵刑吏三部尚書不守法各疏其實直聲震一時正德初內侍劉瑾等弄權欽與南科道戴銑薄彥徽等具疏言劉健謝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晏朝

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倖遊宴馳驅射獵等事伏望收回成命着劉健謝遷仍與李東陽照舊管事以抑權奸。上大怒着錦衣緹騎賚詔解扭到京杖之闕下受杖三十削籍爲民居三日欽獨疏奏爲急誅賊臣以正朝廷以甦民命事大畧謂劉瑾一小豎耳陛下腹心之爲左右耳目之爲便嬖股肱之爲忠良殊不知劉瑾悖逆之徒也蠹國之賊也忿臣保留輔臣以抑權奸矯旨拿問受杖三十落職爲民矣然獻款猶不忘君况今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無言昨見各省都布按三司官瑾假示皇命每負索銀一千

兩甚至三千兩五千兩者人皆寒心不與者則貶之貶之而去者有人矣與者則褒之褒之而擢者有人矣陛下獨不知耶知而用於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也得。不以賊爲腹心乎。刑科給事劉滄指陛下暗於用人昏於行事而劉瑾削其爵撻其體假示皇命禁諸言責官毋得妄生議論人皆寒心不言者失於坐視敢言者坐於非法重論陛下今日如此他日可知以姦臣而用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也得。不以賊爲耳目股肱乎。臣等十三道朝廷之耳目也陛下之心腹股肱也。不以臣爲耳目而以賊爲耳目不以臣

為心腹股肱。而以賊為心腹股肱。一日不測。萬民失主。一賊用權。萬民失望。吞聲喪氣。在在有人矣。呻吟之聲。動徹天地矣。陛下情然不聞。縱今劉瑾壞天下事。壞國家事。壞祖宗百餘年事。陛下有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陛下當聽臣言。急誅劉瑾。以謝天下。再殺臣。以謝劉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再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再侵。今日之國家。依然祖宗之國家。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輕祖宗之國家。則聽瑾所欺。欺之一字。陛下亦當痛心。疏入有旨。再打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奏。請殺逆罪。以懲內外人心事。大畧

謂臣與逆賊劉瑾。一正一邪。勢不兩立。一誠一偽。分不相關。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心。陛下日與嬉遊。懵不知避。內外臣民。皆冰兢淵懼。臣向其奏一通。受杖三十。血肉淋漓。九死不灰。伏枕獄內。不能自己。臣願借尚方劍。以誅之也。朱雲何人也。臣肯少讓之哉。陛下允臣痛奏。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將瑾較臣。臣正乎。瑾正乎。忠與不忠。正與不正。天下之人。皆知之。陛下之心。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哉。臣欽出痛心感額之言。而陛下不以為是。陛下為何等天子哉。臣骨肉都消。涕泗交作。七

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恤。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恤也。陛下先殺劉瑾以謝天下。梟首午門。使知臣欽有敢諫之直。而陛下有誅賊之刑。臣死亦得與龍逢比干同遊於地下。萬一不。當轟轟烈烈做一好丈夫。以定國家。使天下知老父之有子如欽。知陛下之有臣如欽。幸之幸也。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以謝賊。臣何忍與此賊同立於天地間耶。奏入。有旨再杖三十。前後凡三受杖。纔半月耳。不勝創甚。越三日。殞於獄。遺書慰解老親。囑其子讀書循禮。善養祖父母。不及家事。年僅四十九。正德九年。進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中。賜祭葬。廕子國學。邵濂曰。蔣公孤忠自許。九死不移。當權紹煽禍。公卿結舌。卽有錚錚者。不過掛冠一去耳。獨公竟以死諫。至今讀其遺疏。有不目背上裂者哉。

童時。明曰。余聞之海虞士人。謂子修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有鬼聲。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嗚者。得非吾先靈念覆後胤。欲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先人。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卽死不可易也。聲

遂止夫禍有先兆知之而卒不易此豈以生歿動其心者耶屢折屢勁忠貞蓋天植之矣

涂御史傳

涂御史名禎新滄人也進士初知江陰縣持已嚴飭蒞政公平治行天下第一徵拜監察御史正德初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不從瑾憾之不置任滿復命俟於朝門遇瑾長揖瑾大怒捏旨拿送錦衣衛獄杖三十謫戍甘州未行傷重歿于獄仍行原籍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江陰人思禎不置祀於學宮又有周壘

周壘者字國寶太湖人從戍廬州進士授給事中剛直敢言累官順天府丞逆瑾柄國錦衣指揮楊玉附之勢焰熏灼文移垂式壘峻拒之瑾怒杖於朝者三竟歿於獄又有裴紹宗

裴紹宗者渭南人進士知海門縣剛直有爲百廢頓舉縣被江患民日凋敝乃裁抑浮費復奏捐江州之糧民賴以甦擢兵科給事中直言敢諫觸忌杖歿貧無以殮官都下者共賻之始克歸又同時通州知州高鵬澧州人鄉舉廉慎有爲不釐百度宿弊剗革殆盡所經畫如徭役稅務諸凡皆便民可守奏州民養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馬非制聞於朝後調知霸州通民遮道哭留至霸觸
忤權璫逮繫詔獄死又有周臣

周臣者南通州所人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大臣子坐
姦淫竟正其罪以是出爲薊州同知清審徭役蔚有
能聲轉順天府推官會有疏逆瑾罪惡事責朝臣廷
跪于日中臣抗聲辨詰校尉叱之臣不勝忿憤擊以
手板校尉監督之嚴迫至晚氣絕死又有南臺曹閔
曹閔者字宗孝上海人進士授沙縣知縣任滿民號
泣攀留累日不得去至隣邑民亦爭爲留之拜南京
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宦官竊弄威福將危社稷下錦

衣獄被杖幾死逆瑾誅復官不逾年卽引退又有毛
憲

毛憲者字式之武進人進士任給事中 武宗北巡

自號威武大將軍回鑾賜文臣武階緋綺使戎裝服
之以迎駕有爭以爲榮者憲不勝忿激納還抗章致
仕去當正德初年以直言獲罪者更僕難數有傳附
見者不具其他未以傳見者給事中湯敬禮陳廷艾
洪任惠李光翰劉涇徐昂呂狷安奎潘希魯南科則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姚祥陳琳
貢安甫史良佐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洪陸崑張鳴

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馮顛邵清王時中張或胡
瓚南道則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
朱廷聲劉玉尚書則張泰張昇吳洪潘蕃王啓吳文
度高銓張縉張憲林澤顧佐侍郎則劉憲都御史則
戈瑄鄧璋鄒昊劉纓周南通政則強珍尚寶卿則崔
璿翰林則張芮劉瑞顧清謝丕主事則張偉王綸孫
槃黃昭劉天麟按察司則邊憲陳恪知府則劉麟張
巔舉人則郝序

童時明日正德之初奄宦用事縉紳喪氣斯亦宇
宙一大變故也而其間有表表不屈抗顏正色者
卽絀于一時而信于萬世余感涂周諸公之烈而
因槩存其名蓋以媿夫奴顏婢膝如焦如張者
又按國朝權璫之變蓋至瑾而三矣一見於王振
時則賴有三楊再變於汪直時則賴有商項乃若
瑾也李以顧命元老且不能自立而輔若宰甘心
奴隸焉世喪道乎道喪世乎猶幸而有諸君子之
扶持正氣也

莊太守傳

河間府知府莊禕字誠之弘治丙辰進士武進縣人
爲人剛直負氣以才自雄批竅導郤率無畱滯少貧

父將歿與之訣令擇所業禪泣對曰兒非儒不可以立身父曰吾目瞑矣自是向學雖祈寒盛夏不少懈或終夜不輟遂以文知名於時既第授寶坻令寶坻成畹中洧苑午窰穴互爲奸利盜賊恣橫無忌禪公廉無私必行一意邑以肅然舊無城請於朝城之不二旬告訖民不知勞也監臨諸司爭優賢之家宰倪岳素以獎恬抑躁爲事特疏禪政績十有七條行之天下擢戶部主事劾藩臣匿公帑者因遣御史四出關實帑藏守臣被重劾者若干人人爲側目出督徐淮倉會歲稔禪發倉以賑監司難之禪曰卽有罪禪

自當之不以累也發賑而後奏聞報可又督蘇州倉夜聞轉木聲開甚詢之知逆瑾採木口外上書力言其害瑾爲之止然竟以奏沒諸監占窩糧艸於官觸瑾怒罰粟三百石後擢河間府知府清投獻釋滯獄強攝盜賊一如寶坻尋陞山東叅政仍掌府事時逆瑾熏灼人人自危禪三疏乞休瑾怒謫四川順慶府未至言者以前關實帑藏爲過罷歸嘉靖初應詔陳江南十事上特詔所司行之其他利弊有聞輒言之有司理友人枉死之讎出門生誣陷之獄激撫臣蠲租之疏皆人所不能行者

童時明曰莊公之病革且死也自爲銘曰我之心
如水之清人不得而名我之志如矢之直人不得
而識此其自銘也誠自知之真者乎而抗言於權
未璫之時非真清真直寧有是哉

吳御史傳

監察御史吳閻字朝言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
人
有事汙楚二藩力卻餽遺所至詢民疾苦輒爲劄
記尋遷御史慷慨論事巡直隸鹽事兼巡河南還陳
八事皆急務而嚴革奏討查用快船尤切時弊時佞
倖妨賢就列者多呵噤阻排擊取名閻獨持大體至

繫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賢否進退必披吐不諱若駕
遊南海則上崇德廣化疏力阻私行將幸邊關則倡
同列伏闕極諫郊禮屆期則馳奏親郊祀敬天地言
甚剴切宸濠謀逆疏請命將出師不聽下詔親征復
率同列疏乞周聖慮責成功不聽先是選司通關節
閻劾四人去都御史陳全謀復入院閻率全臺劾正
之又疏論姦邪蠹政歷數張銳錢寧谷大用關鳳等
之罪及劾大臣阿附者衆飛語中傷不顧世宗嗣
位盡革弊政屏逐小人閻慮其復熾極陳攬乾綱究
姦邪甚切已又上疏請抑奔競防蠱惑正士風新聖

政有莫重於用人莫急於防奸莫大於正始莫先於
謹微等語 上嘉納之值例應考課同道素讎間者
陰結選司嗾御史王琳誣奏間附錢寧希進選司遂
挾以免官居亾何暴卒

童時明曰當錢寧勢焰時臺臣聲言攻之者有幾
而吳朝言正言侃侃彼誣其附寧者曾不察朝言
之累劾寧奸耶所謂一握爲囁蓋正人指邪人爲
奸邪人亦指正人爲奸耳吁衆口之鑠金可畏也

昭代明良錄卷十六

